

金壺七墨

黃鈞宰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
校印

金壺逸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鏡歌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鏡歌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
炬無煩鐵鎖開遙憶策勳高會處凱歌齊上雨花台掃穴禽巢爵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
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樟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
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烟風高勅勒秋海波從此靖千載頌金甌

禽言

江寧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况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鴉鴉雨多水漲生蘆蕪
魚飛稻田畦產龜可憐有地無人租兔葵劇得連根煮霧笠烟簷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
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絮拂
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街泥無力巢雞
傲翠翰剝落寒侵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隼立微軀敢羨蛟龍勢深山日暮行人
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

拂面西風塵撲灑荒厓白骨狐狸吟誰家雙鬢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曾公既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者居多獨李次青觀察博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叙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櫻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忍饑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選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蕞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旌仗鉞寄尊聞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當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况於關孫狂奪殘黎於樞楔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鳧夷遙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遠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說不遑矣所議亟為通達此外駢散文字率以郭李相比擬曾公勲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妥瑪。屢詣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強之議。閱者憤焉。有義士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尚。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志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大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采五金山。鑛等事。變易風俗。擾眾驚民。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為重。官權為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中間民心有異。亦即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黜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強。人從已。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即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箱。稅銀至數十兩。胡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尚不欲效西洋之所為。況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馭以柔道。則馴。施之仁政。則順。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能。則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漫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竊為先生不取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詐力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

德相承。民心感泣。此即為政不專恃強而億萬終不能弱之證。不惡而嚴。可與亡友將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簡潔老當。餘味曲色。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耀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眾疑其誑。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卧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遂遂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為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鬪。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纏。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

幾何。曰：十。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為脩路之費。和尚之友盜馬者答。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厨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費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煙管墮於地，姚笑曰：煙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呈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為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答之十數，曰：烟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汶河人。遊學吳禮北，璜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

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為內應，以

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

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為勇烈聘焉。婚期前三日，謠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

方食，遽起，具衣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噩耗，事雖不可知，然義當速往，謹請改卜。

吉期。即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千餘里。崿崿山路間。彌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誅戮。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威少霽。家居愈謙謹。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千里。而口不言功。最後奉爵相李公樞會勦映賊張仲愚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合。前後受敵勇烈屢戰竟日。身受矛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礮中腰。而顛顛謂左右曰。灘者卅也。陳卅吾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問。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祧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清河。世銘聞爵相奏請優卹。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閱十日。突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顛暈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求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揚莊。聞報大怒。立遣兵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者。即時正法。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者皆歎息。禮北京其女。請家兄仲勤為勇烈作行略。而屬子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贛翰壽光諸

戰績叱咤如生。因爲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旣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刑于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習恥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盟不載幣。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來無稽。益舖脯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墻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貨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爲軍士搜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適從遊者遞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趨起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相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遒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

行曰書來乞詩。再次曰尾書溪藤。曰視昔過眼即雋者亦不辨為何語。他日讀坡公墨妙亭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閱秋雨盒隨筆。乃知為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曹睿谷都轉嘗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善也。

乘槎記

乘槎記為總理衙門武格奉使西洋之筆記。計百六十日。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袴。持杖鵠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之偏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為三兩三錢。即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幣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專重商賈。尚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做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盛富強。兵精器利。

尤為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冢。生擒吐谷。真不值一筆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四川。會何子貞太史視學蜀中。撫某行事。劾罷之。而川督旋亦劾何某。又為是錄以相污讎。怨毒之於人。甚至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邸報者。不錄。試問閨幃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即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資不能治裝。蕙貸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之。囊橐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至。眾皆愕。胎謂其索逋來也。遂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祿大雅班。偉軀潤喉。技藝冠群。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歲得潤筆

資。倍於歲值。然終不肯棄伶賣盡。曰。伶本業。盡餘技。且班中脚色無多。缺一不辦。我去奈眾
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
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雁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
屋。巫丐人輩其母。會吳下。頗年兵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為再親計。人以墮
成業也。咸勸沮之。秋曰。吾不憚征縶。為將母地。今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為哉。盡貲所有。不
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情性天籟為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
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真。即範杜甄陶。徒廣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歌。隨園載。想夫哭母句。
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厄魯持俘。上郊勞凱旋之
師。報膳大享士。彈箏茄歌者。畢集。有老胡工。如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老胡歌曰。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索駝。嗚乎。北斗之

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兵深得侍衛綽克渾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為奴舞劍。奴為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為長弓。射落樓槍入酒鐘。音調悲涼。如出一手。蓋其風氣使然。興。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為妙。非如古體排氣轉捩。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為生。自黃河北行。而廳營生意盡矣。胡樺祖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春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惛惛之詞。出以蘊藉。讀之輒喚奈何。金陵克復。除孽未清。當事不遠撤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丹。與子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識趣。而性天脫挈。遠過於鈞。故兄弟尤為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盪雲陰。浙瀝破午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護護高風生。悠然答吟調。風停望斜暉。前村煙樹重。

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微風醒殘醉。搏土擲波心。雲影盪空翠。
田夫荷耜鋤。遙從隴頭至。不解強周旋。淡語亦直掣。世情多險巖。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
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翻唬鴉。老人發墨凍烟活。
胸中積塊紛榘枒。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嘩。入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卉皆塵沙。
太素為胎發古艷。位置那獨宜山家。撐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為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
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嗚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
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群生慚潦草。畸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共解襟。七絕
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蕭吹破海門秋。寄懷宰平
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送天征雁有殘想。夜火松陵樓倦旅。不成也是者般幽獨。拚把鞦韆
碧釀香。今宵斟偏。來宵依舊。根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欄杆曲。怕幾度鶯飛燕。蹴垂楊不
是當時綠。要想到秋來後。開到芙蓉。可留餘韻。宰平。天河字也。凡性孝友。少嘗到臂療親事。

載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受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召行過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踟躕。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曰禮義防。視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目之腫。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為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為禮。並坐離立。以示親。耦俱無猜。習為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澤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

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頌，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為妻。而降女為側室。女即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誚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是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金陵。後况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偽忠王出其所擄金玉寶玩，別為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獻諸秀泉。謂著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為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褰簾傾盆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盆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為。生之友將君者，距女家不過數武，乘間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為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為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

上銳非木非石。中輓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為辨認。舉刀剖之。剖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諦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衆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將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相相然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織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啟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嚮為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馬爾。英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蓋英人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女子。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女亦孫。如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實則傳女者各為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為七。合為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為辦公運餼之用。顯見於奏疏。其初採水操盤運機轉舵。猶以重貨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

駕行。洋商嘗曰中國得天地清淑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為要。開船時以火灼水。藉水氣以運船。即用氣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竟無缺乏之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暑有風扇。每座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火車

天津洋人初置火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令中外五十人坐於火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面則雜客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蓋西洋大大車馳騁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觀。莫不稱美。錫其名為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為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為最大。五采具備。出沒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鑠。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一二二人者。則英美法國居多。馳鬪如飛。捷於鳧鷖。得勝者踴躍奔騰。波濤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西婦顧而樂之。輒厚賞以獎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即燃。故又名火油。滬市頗有迸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嚮用自來火。一夕管鼓已息。行中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滿室氤氳。凝聚不散。及明臥者皆中煤毒。昏暈莫能起。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滬城士女。結隊聚觀。街巷為之填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織。能自以臨夷注水。鼓動噴薄。別用綠綵紫一龍。安置車上。鱗鬣咸備。中列銀燭。旁懸五色琉璃。燦爛光明。蜿蜒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引前。一殿後。巡捕執鞭持棍以衛之。凡號衣各從其隊。火毬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柄龍燈。擁擠繁密。每一隊不下千數百人。照耀浦濱。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半空中忽現五綵輪光。既而碧者黃者藍者。互相起落。如繁星如新月。如流電。萬眾喧囂。應接不暇。洋人又於工部局鐘樓上。時發火標。直射斗牛。忽爆炸滿月狀。光華四射。金紫環生。不啻身入廣寒。非復人間世矣。俄而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墜虛空。又不啻天女散花。繽紛亂墜也。至是神搖目眩。莫不駭為大觀。然失手水龍克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淮。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為祖母。最少者為孫。中一代為夫婦。語吱吱不可辨。浣濯縫紉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黍。飼以米飯不適也。近有長人磨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社商人攜之西洋。輟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戍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重司者。違眾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眾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眾曰。董司敗壞行規。宜寸磔以釋眾怒。即將董裸而縛諸柱。命眾人各咬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眾向前。頃刻周徧。自頂至足。血肉模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擒。擬以為首之四人抵焉。

瓜子

上海繁盛。不獨腹地郡縣所無。即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釐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

日需用十五簍每簍三百六十觔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烟妓戲園馬車並蠶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感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即天道也無新奇無矜尚而漸推漸暨入人自深如嶺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穌天主教之來即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目讀孟子編譯五經賈回本國者或且鑄銀為牌懸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感澤之言其將驗乎

賽珍會

填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大洲之珍異而賽之不祇如石崇王愷寒儉羞人也日本王附和其事首遣輪船載寶以往不獨珊瑚火齊赤玉紫金縷錯紛陳光華四射凡象爐龍鼎犀鏡蛟綃枕可遊仙珠能却病者莫不香熏錦護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人徧悉歐洲學其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途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本主忽改制度易服色變文字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道循環乎

放魚

辛未春月。觀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目覩之。益歎園圍洋洋。為校人寫生之筆。第恐左右窺伺。操繒設網以待者。皆校人類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東坡山谷之在宋。索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愚山之在我。朝不可謂非傑出士。要皆以不食特殺為酌中之道。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勸人。若以一噉之甘。遽戕一命。一羹之故。遽戕數十百命。對衆生慘怖之狀。返諸自己。貪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理。雅好放生。每曰。我非有所祈禳而為之。特喜其由困得舒。機神安暢。游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願與善求真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膽識最優。上年西洋人更換和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由京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夷人通商之後。已占五口。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手。窮乏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聊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汊。則聚此數十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又議開礦減稅均格不行。沈中丞許以為國為民。洵無愧色。

補圖

壬申重九林君頌夔招諸同人持螯劇飲金陵馬相艇文為寫霜天清燕圖各題金縷曲以識鴻瓜予以後至補入圖中作扶筇度橋狀一奚童囊琴以從者是也奉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值良朋霜天清燕高歌爛醉自笑饒涎指未了搗得奚童尋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為倩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箇支離子饕餮客慣如此生平懷抱春如綺十年來消磨挫折頽然秋風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藏度誰最牢騷誰曠達更誰人莊語誰游戲塵世夢一而已。

楊廣文

楊竹軒廣文揚州人少貧嗣父貽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勤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餓汝不瘠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况虧累連負不下千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念遺父之命不可為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輒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益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本生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授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歲得束脩廩膳之類學居積法買賤賣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蓄貲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由是晝夜焦灼諸以田請售者皆

不受謂非是無以慰嗣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乘買戶之急始獲歸璧而心力悴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親歷艱難其繫戀彌苦。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莫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聯屬者曰恩，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即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交相愛交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又妖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曰：竹軒近為南匯校官其前任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為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邑。雨淋日炙者數年。竹軒函招陳孫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甚盛舉也。棄產一節為家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令人以孰為恩孰為義孰為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茫然者其更多矣。

異物

上海僅一隅地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癸酉三月赴滬見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鴛鴦孔雀數種。後一月廣東荔支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羅玉液色香味猶冠他果。再後則北地葡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荔支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速可喜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尚多。即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大理

戊辰山東捻寇殲辛未陝甘回匪靖癸酉雲南大理平。或蹙之海濱長圍以困之。或擠之邊外。痛勦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寰海其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訓導。本無叛志。咸豐初。激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殺省城良回。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畫守滇西八郡。練兵養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為迤西總會。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蓋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及至窮蹙。將自盡。經賊黨縛獻。正法。滇右始平。溯其兆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苗疆亦然。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世德錄

揚州符南樵孝廉與予兄弟交最久。故知其家世特詳。為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為皖南著姓。聚族於黃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望。七傳而至荆玉公。為明季諸生。嘗如廁。見有遺棄金

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還之乃鬻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為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驢伏地不肯起。有老人指而言曰。奠師謂此地頗吉。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滅。試之良信。主人以缺貨故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吉凶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即今荆王公墓也。又兩傳而至循度公。是為叔丹昆仲高祖父。循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運付公諱秦。交以名進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僑嘯侶尊酒言笑於其上。嘗著四先論以自微。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為先。清之道在於澄。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蒙於身。嗚乎精矣。惟公實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愚公諱廷楹。醇焉尚風義。與兄翹園孝廉愛敬交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舟生患瘡毒甚。眾畏傳染皆避去。公曰。始約而中棄之。不義病而失養。必死不仁。失義與仁。何以友為。獨視湯藥調飲食。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舟生卒。公坐廳事假寐。望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人報公。父子少霞公生。而少霞公生而少孝。居守愚公喪。支離骨立。性嚴厲。或遇盛怒。一聞母聲則溫霽。而進既以親年老棄官歸。母病畏擾。則解屨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嬰天河尊人也。性亦孝友。為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母。必宛曲解釋而後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受責讓弗校也。嘗以正語規鄉人某。不

聽先生言愈切直。某由是不理於口。銜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遠行。而資斧不足。典衣質劍。以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愚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堂。少霞公昆仲。上事壽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內外數十人。矩法秩然。為時宗仰。自太宜人卒。公與斗南先生。哀毀忠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沒。子姓俱慷慨尚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偃。替於前人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曰振淮。字月清。個儻有大志。中年落拓。遇賊不屈。殉難於揚州。事見遊墨事。月清從弟叔舟。名振塢。少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刲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滌淨。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裹衣。或有問者。曰。少患難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遠望輒號泣。不自勝。晚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遠。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天河尤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韜光隱曜。雖不振然。觀其凜承先德。鄙夷塵俗。視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蓋亦異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甫冠。食廩餼。授徒奉母。贖養啜弟。年幾三十不能娶。後以哭母故嘔血而亡。漕帥學使聞之。皆為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王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即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興起。况同在宗族之間哉。

江都通家子詳



金壺戲墨卷一

鉢池山農著

蠲卦

蠲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陸少葵嗜之尤甚。且食且贊。而先生玉山頽矣。同人或笑之。少葵曰。吾之嗜蠲猶未也。不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盥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食蒿臬。玩也。予嘗戲作蠲卦曰。蠲元亨。利用剝。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象曰。蠲解也。元亨。元而光也。利用剝。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月有凶。命不長也。象曰。得蟲以解。蠲君子以橫行天下。初九。斷竹于河。利用火。先甲後甲。朋來吉。象曰。斷竹朋來。火一星也。六二。入于鑊。其行郭索。象曰。其行郭索。聲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手。東鄰取雄。西鄰得雌。凶。象曰。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蠶。利用小斧。象曰。利用小斧。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去黃大吉。象曰。在中之美。易重一觔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童僕。貞吝。象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食蠶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鮓。益取

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詭。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靈輿。問老嫗曰：屋上高起大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有饌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歲會府試發榜。遊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資斧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與夫庖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閣上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為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裡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即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質實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千總。

弔喪

住者某中丞之喪。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人。方賭葉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

故矣。四人者遽擲葉子曰。即往弔。趣呼與人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即命幹僕往探。徐將葉子理清。曰。竟此一局。往弔不為過。探者返曰。太夫人危而復安。夫人以哭撫憲。故量絕者再。實則撫愈自亡耳。四人曰。賭耳。誰有閒暇弔喪者。弔喪不如多贏金錢。作買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懼內者。內怒。輒提耳使屈膝焉。或改唐詩嘲之曰。雲淡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許會卿姊丈。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上云。書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吳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橐橐而來。吳改春眠不覺曉。句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李謂下二句。何以易之。吳疑思久之。曰。夜來雲雨聲。碧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牝牡

鶴以跡生。魚以思逐。鸞望而育。鷺視而胎。蝦蟆抱聲。鴻雁履影。鷓鴣口孕。鴉鵲目成。牝牡不淫。而神氣相感也。某邑訟閭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賄居大半。感澤笑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於一途。如百貨流通於錢。錢牝象也。舉世溺於孔。萬事

紀載以筆筆壯象也。舉世畏其鋒，而牝牡之顯聲，事訟者無論已。誠使天地生人，削牝填牡，亦如魚鶴，諸物之氣感神交焉，則息事消禍也多矣。

稟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稟辭。號吏曰：非期也，不為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吏大驚，白諸閤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說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東餓，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善策。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為餬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相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住。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相識乎。馬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個，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

韓其作書題款第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鉞同以清真者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矣即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過於蓮燈火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子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粹然不悟其以金勝銅之戲匆匆慰藉而別他日子客齋榆周遷海州牧每見詩詞深加賞異其屬按期作文諄諄以砥礪科名相勗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罵成相識也

讖鼠

方君小雲客予齋大為鼠擾舉火熏穴汲水以灌之設伏禽渠鼠蹤乃絕小雲作讖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慣汝惠我肯顧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西土爰得汝所予謂回教之殺鷄鶩也每食必祝曰非我也夫夫為之也夫既嗜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讖鼠將同。

寫真

滄上某君善寫真。振振有名。予偶作行者子。披袈裟。跏趺坐蒲團上。質諸親朋。無以為肖者。因戲書曰。謂其似我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畫者甚狂。惟改面以就象兮。庶兩盡而無傷。面兮面兮。心不可見兮。汝不妨於變兮。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不同也。

矮射

或云。矮射二字。古人必互錯。矮有委矢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當解如矮。

算實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如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十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塞首。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皖南王君者。徑詣西人所。趣令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倍字示之。

西人默然付金而去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姬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如夫人洗脚。某即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揚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抑太史自取譏耳。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按察使。勤於為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宄。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即鞠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為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為天青緞。以謔之。

炊飯太守

洪賊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為。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紈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

多亡去。即撤炊飯。太守攝某家。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閤。而苦不識字。復為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馬。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為。曰種菜賊。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長毛

洪賊之亂。富民窖金於室。及歸。而金已無存。或戲作詩云。兵戈離亂亦天災。私喜回家有賸財。駭問何人開地窖。長毛去後短毛來。檢匪之亂。某鎮軍防守淮西。大搜民間雞鴨。或戲作詩云。風捲塵沙戰氣高。窮民昏火拜弓刀。將軍別有如山令。不殺長毛殺扁毛。

讓妻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洪賊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雖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憐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隔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為之執烹飪司鍼黹。而以甲之女為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來問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歸。吾以鄰人婦。督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既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妾願居婢媪之班也。乙曰。

惡是何言與。吾之留汝。救汝難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執不可。婦遂不强。他日賊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門見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日。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將別圖矣。乙大駭。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無絲毫苟且。今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讓。久之。其妻乃曰。是不合兩家為一乎。君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計莫如公之使甲乙從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既大有所獲。甲亦稍可自存。數年後。始別居焉。或曰。異哉。甲婦調停之說也。昔有父母為女相攸者。西家富而子貌寢。東子美而家道貧。游移久之。決計於女。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即申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游戲詩

東台錢君冠邑諸生。好作游戲詩。老而彌趣。時有城守營十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君敏於詩。我以西廂注。非法出精句。為題能口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十總諾之。錢即云。旅館蕭蕭客。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之。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興候客。適至福堂和尚處。與錢相遇。錢目之云。補掛天青拜福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六郎

東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場。驕其鄉黨。錢刺以詩云。走過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匾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烏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黃金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錢刺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自從接管田房稅。沃鼠裘披八月天。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為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看紅袖襖。時時與諸妓往來。邑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乃說朱說項兒。將差粟弔鎖。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衲襖惡袈裟。紅袖臨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床趺坐撥琵琶。不怕沉淪欲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不待驅逐而逃矣。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典而自稱官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聞中同舍孫生。以父兄董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夢中屬聽。可憫可嗤。忽得罪於亳州先生。怒目一叱。老拳將施。同人力為排解。乃止。嗚乎。一勺之水。注之蹶泮。

之中滿而四溢。遂以為地不能容。豈不令后土坤輿埋冤無既哉。

尾號

閨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褻裳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翁

林君頌夔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為。又一人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相公。須稱我為老翁。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自家罪過。

楚漢

頌夔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供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劃之曰。楚河漢界。示之不得侵越也。少年既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盤。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為佳。相傳周明府沐潤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長洲陶邑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窈窕花應妒。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由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艷。兼金聲價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有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孫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葵為老友。時時相謔。是日幾奮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恰招。采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瀉。更拚戰譁然。振瓦獨有仗浪毫氣。淚擲銀壺飛舞。從天下。驚鴻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煎開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到底是真。是假。可是學灌夫謾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億萬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既而旬

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為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盈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即自升而上。既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既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曰。吾日受主人寃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乃取堅木削為卵狀。若干置之筐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吳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許。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歷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至。刺刀蛇腹。得木卵。乃言其始終。以自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曰。老鴉能盜蛋。啣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媪徐氏親見之。鼠之竊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啣其尾。倒曳而歸。噫嘻。奴婢過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游戲載司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為廣文寫照。一抑一揚。揣摩盡致。予為點綴一二節錄於此。想個中人讀之。必當慙慙。啞然笑也。教官嘲云。只箇開曹埋沒。英豪壯懷。

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望功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壺清况

怎般熬聽先生自表

北辭

燕子認新巢講舍三間沒秋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

學書費弄蹊蹠那窮門斗橫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稿

而畫

府城路不

遙謁太尊同寅共約趨公敢憚勞迎學憲排列站着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兩邊檐下秋

陽燥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

而歸

碾聲轟發案忙飛報新進的填冊喧囂我只道來執

雉何須計較他却要算飛蛛細與推敲不是報瓊瑤投木桃無情物不值鴻毛竟似闌闌場

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與你爭論多少

北四

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

紫擾徒紫擾囊金盡歸休好旁人諛家人笑說甚麼俸滿遷起才優舉保鞫搜半生蛩負何

時了問少年同學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觀又教官慰云科第傳

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閒便佳利名場那有些兒暇從今做個悠游者莫道是

廣文官冷動嗟呀再平情細話

北辭

要算運途嘉不羨鳴琴更高雅想簿書錢穀事亂如麻

可有那幹差員火速行查那嚴憲札星馳催下從來宦海風波大俺只裏心寬不怕

而畫

臺的威嚴洞祭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叉手三躬同坐下好男兒一膝由來不屈他

北善

半莽紅塵飛不到開門下竹院裡翠蓋陰遮誰與你排隊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

朝花正是豆含葩。笋吐芽。先生饜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顏。願不奢。也算是萬間廣廈。北子四多休暇。多休暇。忙甚麼。朝和夜。誰傾軋。管甚麼。真和假。忘機詐。堪瀟灑。愛你個。日暮年華。風流儒雅。鬪鬪子無榮無辱。無牽挂。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只又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鬪鬪廣文為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偃蹇。頽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食肉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曩見一絕云。大艦栽栽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駕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擊。公子顛踣於車前。因扶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仆於後。今公子仆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資為費人修車費。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受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筵賭米幣，以較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手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何供之，寢饋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歸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為殉。

遣嫁

詩有似戲而本色入情者。東台某翁有愛女，遣嫁日，口占一詩送之云：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良言要聽吾。比似兄弟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嫺媪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做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較之老妻畫至一律，尤覺懇摯。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遊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傭送信與袁。袁立於門，傭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即以布包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啟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叫我袁

癡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有饌重鹹味各勸飽餐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衆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狡獪多類此或曰吾郡吉君所為也

鼻壺

浙江某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為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象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坐為之大笑



金壺醉墨

卽辭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推測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天氣也氣涵於土發皇於萬物而嘘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卽莫非天也人在天中天在人心中心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糞治化蟲溼蒸胎卵之屬精始血成潰腐污穢積氣之門故精潔者薄靈巧者鬻君子杵穀而食翦錦而衣斧木鎔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宣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舒則和和則淫淫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則伏伏久則發故貴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欺弱錢衆欺貧言巧欺拙凌之若暴正也虐之若暴順也凌虐而沒於氣為怨凌虐而深於氣為冤將雨則虹積寶則光山嵐水溼為癘為瘴怒與冤氣屈伏積壓其發也恒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死強以貧暴富以拙害巧是故謂之反

獵者不見水漁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屬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廣漠之地泯然無榮枯幽玄之都寂然無生死故木枯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帥衆人而趨已事。衆人樂成之謀。已事於一人。則囁然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恃人者。敗。言乎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為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事有之乎。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人深際者。千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偉岸。擇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角逐。智勇相尚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什矣。且夫暑行者必爭陰。饑處者不擇炊。趨聲嚮景。舉世同規。傑出者如彼。附和者如此。豪俊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縱陰擒。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

人博博。天博博。博者一博。而為虛為雉。聽其自轉。不能預推焉。天固不知人之虛與雉也。人自為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以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賢。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積難成貴。士女一也。遂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輟。以為非義之緣。輕侮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為才。女多男以為

富。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日月吾目也。萬物吾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濟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屬焉。珠寶生於水。魚鼈蚌蛤屬焉。五穀生於地。果蓏蔬菓羊豕之類屬焉。邦治之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蕃。搜採失度。則造物不能給。故五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燹。兵燹作而耕地者荒。採山網水者廢。是乃天之所以息地力也。洞虛先生與本土說鬼。爭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生曰。皆是也。氣麗於質。人葆其身。質亡氣聚。魂魄微存。氣質俱散。死鬼無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大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鬱結。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貴志塵埃。是為靈鬼。清虛往來。亦有冤魄。勢力不齊。含悲如憤。陰風淒淒。短折之徒。逞凶奪理。取精賦強。是為厲鬼。耳目所及。稗乘所陳。恠怛離奇。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兆影塵寰。表形暮夜者也。

東鄰殺羊。美酒膏粱。西鄰咽糠。潤喉無漿。問予如何。中墮其牆。

見寇而治寇。不如聞寇而恤民。譬若救火者然。救火者徒撲已火之火。而火終不止。不如急

溼未火之屋。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古。感澤云。肉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暑其首。則知羊之不暑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鼈以類相食。故鱗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為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棄於人也。人則何異哉。乞丐與我同耳。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贖人乎。思其所以異於贖人者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傳之翼。授之角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

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特運星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光大者應之。作惡者其氣慘。故幽沮怪戾者叢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氣也者。大人之交。理數之滙也。

人非牛不殺。不殺不生。人生而牛殺。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行。殺牛而食。

其肉是人行於牛。而以殺報之也。牛生以力食人。死又以肉食人。當其食肉則思親。食殺則思牛。其欲啣而不能下乎。

同目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強也。強天下之人。而曰必與我同。是之謂瞽聵。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宿仇。鬩牆者禦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即以天下之私。合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為足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欲之謂也。

醫家以臟腑分配五行。牽強之甚者也。腎水何以尅心。心火豈能生胃。語云。人身一小天地。脾胃地也。發生之原。重濁者歸焉。肺為華蓋。天也。涵覆之象。輕清者運焉。而心主為人。若夫肝為陽中之陰。風雷之烈。根於后土。故肝主動主怒。而與脾同色。腎為陰中之陽。河嶽之精。上為星漢。故腎主智主靜。而與肺同源。人生於胃。死於心。息心衛生。思過半矣。

廣田園。遭職位。於人無與也。然而淺者矜焉。人猶舟也。勢位富厚。其運載之物也。體大者不驚。量狹者易溢。溢則傾。傾則覆矣。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為醬也。豆之為豉也。秫之為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戒。有敗而終敗。

是棄材也。

日烏月兔道家之說烏喻難也。日位於卯。卯含酉象。故雞鳴感日而鳴。月位於酉。酉孕卯精。故兔則感月而拜。物生於冬。榮於春。竭於夏。死於秋。人所見為生。非其所以生。所指為死。非其所以死。隕木也。蟄蟲也。生氣之密於性也。夫人之隕亦蟄其性焉。可也。

天河生夜行荒山中。或泣於途。召而問之曰。吾有至寶。可以辟水火。而人不知也。吾不欲自炫。以丐人之知。懼天地之精氣沈滅而不顯。斯人日即於水火而莫之脫也。情不可忍。世不可干。時不可待。吾是以悲。生曰。寶何在。逡巡而退。屹立而不言。明日跡之。有石如人。天河生知其璞也。亦泣而還。

時無災祥。金木土石無怪異。萬事無命無數。庸衆具人。中材因人。傑士盡人。知人之貴。然後不讓能於天地。不受命於鬼神。

天之生人。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譬如舍日就火。而曰吾以求明。不得謂就火非明。聚蚊成雷。集蠅於鼓。矜耳者震矣。

目眸不盈數分。立乎曠野。而天地在宥。交睫焉。則化矣。吾不知目自家生。與家自目生。與目瞑則家忘。心瞑則目忘。天地瞑則心忘。心忘然後萬物生。

善治邑者御氣。其次審幾。理象為下。象者治亂之已著者也。幾者將動者也。氣者未形者也。御氣奈何。亂則從民欲。治則節民欲。

貧不矜儉。賤不矜勞。分也。耕不相饋。米織不相饋。緣固有之也。仕多金。士多才。分也。固有之也。越人與吳人訟。吳人來告。理正於越。明日忘其辭。越人復來。駁駁乎說之。勝於吳也。理無兩勝。聽無二聽。先後異軌。故奕者爭先。

生物萬類。充積寰區。窟宅攸分。常異斯判。故習聞者狎。猝見者驚。明哲之徒。胸羅萬有。變怪紛出。視為故常。如是而天下無復可驚之事。身植於地。地託於虛。星隕山崩。淵傾土陷。君子知孩提老耄。大壽無常。故怪石巉巖。驚濤澎湃。寸心坦蕩。萬象和平。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懼之事。治水導源。拔木窮本。君子信其所信。疑其所疑。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慮之事。三者既絕。而吾心定焉。心定而識明。識明而才練。是故成大事者必靜。知定理者必閒。

天地賞罰賦於命。帝王賞罰存乎遇。眾人賞罰託諸名。命即其身。遇庇其子孫。名百世而不可更。是以君子遠命遺遇。而致慎乎名。

金銀珠玉。積精成寶。光氣發越。抉地燭天。故人得察而出焉。夫寶之在地也。重泉錮之。紫石封之。且猶不能秘。況於人之堂室乎。

物類無錢刀。而生不苦餒。羽毛鱗甲無衣飾。而冬不苦寒。人之有錢錢錢之也。

持梁而處羹膾。即酖羽也。贖貨自殖金玉。皆砒石也。雞肋一寸。敵帚十金。其不忍決然捨去者。守故之失也。前嶺後溪。中迫虎狼。舍命求免。轉獲康莊。自奮之力也。善乎宗子之言曰。行莫悲於依人。依人而食者。貧。依人而行者。賤。貧可為也。賤不可為也。故君子貴自立。

火之炎上。以求直也。觸氣而偏。水之就下。以求平也。依形而陷。故能使形氣無偏陷。則火直而水平。而人無惑於天地矣。

火性陰。以趨陽而炎。水性陽。以就陰而潤。無陰陽。則水火駭。

宗子述其鄉人恃強凌弱。慨然歎人事之變焉。天河生曰。不然。人或謾罵菩薩。稽首金剛。此非世情之殊。努力低眉。所自取也。夜行遇犬。卻立避之。其相逼甚愈。俯首拾具。若將搏擊而前。則搖尾而竄矣。

宗子又言趨避禍福之報。天河生曰。夫何為哉。捕魚者設網中流而已。持竹環而擾之。魚為所驚。爭就安逸之所。不知其入於殼矣。求樂得苦。避禍而反蹈之。人世間事。固不可以智力爭乎。鯨魚暴鱗於白日之中。燭天。權海。螺蚌之節。綾羅被光。為鯨鯢不為螺蚌可也。欲螺蚌

之皆如鯨鯢不能也。故士不舍己從人，亦不强人就己。

人生以中年為則。過此有子弟之奉，未至則待養於父兄，盡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全，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嫺親嫺親，苟安恤及，覺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興，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閒民惰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臍，鴛貴尾，蠃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螭貴甲，孔雀貴翠，蚌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鬣刺累蝟，絲累蛛，身累蛇，涎累蝸，甲累龜，鉗累蝦，蟹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善趨時者必審幾，言語顏色舉止毋虛發，毋妄投，毋有遺而不徧，周旋廣座則注意精粹之間，密通權門則投契神明之地，是故將飮以言，精吾聽，將餌以色，審吾觀，言不猝施，色不遽動，此之謂二將。諛畏人，恥寓諛於莊，諛畏人，唾託諛於直，睡畏人，鄙寄睡於莊，此之謂三寓。探其意而先發之，以示敏，試其識而故反之，以示愚，投其好而巧合之，以示智，攻其短而曲護之，以示惠，動其驚而緩承之，以示間，此之謂五逆。夫敬人之父，不如譽人子，勗人之弟，不如憂人妻，善詞翰者與言文，好馬劍者與言武，逐聲色者與言動，就泉石者與言靜，此之謂四逢。四逢五逆二將三寓之術，具則雖之蠻貊而可行矣，然而君子以為勞也不為。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閒默之與深險。倜儻之與猥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顛頂。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閒默氣和。深險氣沈。倜儻氣起。猥佻氣薄。慷慨氣豪。浮靡氣流。坦白氣真。粗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蕪。忠厚氣寬。顛頂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於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山林枯槁。猿鹿同群。傾盼管纓。希沾一命。於是有周彥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隱慚棲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有楊再思。趙師。畢許及之等。慮恥盡喪之輩。迨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覲觀宮廷。患得患失。於是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宮車自殆。於是有秦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扈職清華。視夫頌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鄒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譎。無異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晏安。視夫困頓囹圄。殆將求死。然而楊連沈。鍊。楊繼盛之獄。英聲正色。千載如生矣。故縱情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矢志則納諸鼎鑊。而皆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尚直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躬親。不失為善類。金玉其外。無救於

中乾故君子與其浮也毋甯野與其通也毋甯介與其媚也毋甯死而無所容若夫內希材藝之名外襲矜夸之貌又所謂遺珠喪玉僅存蚌腹者也

美質之生必有一相累之物與為附麗而始終之生於命根於性雖天地之力不得而禁焉故旱雲有風良木有蠹芳蘭穴蟻美玉棲蠅

屏衆物而富息衆欲而壽屈於衆志而伸勢無兼營道無並進君子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為故有成故曰無虧不盈無陵不平

驅燕人以操舟榜必折強吳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質遷天地之道漸道也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攘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後世不必無淳厚之期蓬陌生麻雞羣立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

古一也

毀我福我興我毒我賄我辱我忌我者服我見為美而大忌隱焉見為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天不時不生百穀不時不成時猶機也迎機而導之事會適至洽然成功故曰乘時度勢太

上乘時。其次因時。其次逐時。最下不識時。與人家國事。而迂怪謬戾。不以時成者。未之有也。徑尺之路。安而行之。火以不測之淵。則股栗色變。神愼於虛也。佻達之子。性質汚陋。衆人所鄙棄。而其父母金玉寶之情。辟於私也。守形累影。鎔色歸空。障目而明。塞耳而聰。

凡欲生於竅。造物者之不能不竅。造物之苦心也。不竅無以生。竅而欲。又即於死。不獨牝牡然也。耳目口鼻皆牝象。耳牡聲。目牡色。口鼻牡臭味。牝之得牡而定。猶乎牡之依牝而安也。夫竅則安得不欲也。

土地也。配天而生水。水火餘氣生金木。金木不足與水火埒。水火不足與土齊。書云。五行利用也。辨性也。體其輕重。未為適均。生尅云乎哉。

耕者畏暴。而天不藏日。行者畏潦。而天不厭霖。非忍也。所忍者小。而其所不忍者大。故旅雖潦。不憚行。農雖暴。不憚耕。

吳人患弱。日日引鏡視顏色。問人曰。何以得強。人曰。樂之其可也。乃購參苓製成。凡早暮服之。毒發暴死。或曰。樂亦死人乎。曰。慮其死而樂之。不能已於樂者也。可以不樂而樂焉。得而不死。百果之實。名之曰仁。後儒言仁者千百。其辭莫能過焉。其負之兩者陰也。負之兩而中。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蝸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龍火者。跡而得之。聲為之招也。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舞。舞未已而羅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茁而蚱蜢興。昆蟲出而百鳥哺。生於飴者嗜甘。生於藥者嗜苦。生於真者即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即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餒人無殍物。

孩提暱母而達父。萬物親地而遺天。天可遺乎哉。果穀之實也。蒂根於幹。而臍孕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餒矣。微之又微。而至於莠稗焉。草實焉。天地之性皆備。余之何以人而遺天哉。



心影上

原名金壺淚墨

鉢池山農著

琴園夢略

翩鴻者。僑寓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轅生初見其貌。仿佛其神容。而擬之曰。翩鴻。父某為江南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少長善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以是益奇之。咸豐士子。輒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事。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阨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即甚猖獗。終為釜底游魂。其成禽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命出師。沂江而上。得書不懌。曰。布衣而與人家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子屏去之。太子素重顧。款待如故。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恚甚。後半月。疽發背死。是時翩鴻年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少。翩鴻五歲。家故貧。祇備一媪。翩鴻時就門內市蔬果。雖體態輕婉。而眉宇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恒以鍼黹佐母。晚就燈下課弟讀。率以為常。宦族富家慕其才色。問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軒轅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傳。時

時會文揚州。性純杜。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將冠娶某氏。閨門風雅。婉婉相得。無世俗狎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數哀音動人。雖子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誑遊青樓。見伎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却走。朋輩強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翮鴻門。翮鴻方與鄰媪語。生一見。意誠開朗。私念世間乃有此人。悵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位中者。業饜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頽圯。生就其東南一角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解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戴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翁翳蔽虧。迤邐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翼然南向者。天爵堂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麓。面山一小閣。額曰拜雲。閣之東北山石環登。曰洞曰巖。巖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盆流水外。挹約略橫之。蘭芷芙蓉。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傑構凌雲。窗檻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為水榭。廣二三畝。中有棹星亭。環亭皆白荷。蕩漿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就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闕一至。顧曰。聲音影夢之儻。朝夕吟咏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媪。閒言款洽。因盡悉翮鴻為人。愈致敬慕。朋輩偵知之。相與媵笑。生曰。吾敬其人。非慕也。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章。乞傭媪達之。媪謝不敢曰。

是非尋常兒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何況文辭。生曰。吾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媪笑曰。異哉。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為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之。他日。翩鴻曉妝將竟。媪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媪曰。吾笑癡人。女曰。誰癡。媪曰。酸秀才。揚揚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吾又不識字。又曰。物何在。媪故從懷中袖底探索。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父以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寶劍一。懸女室中。每念母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掣劍拂拭。歎曰。奈何不作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隔蓬萊。新詠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清才。中郎得福冤誰訴。伏女傳經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心事有同哀。翩鴻見詩。初不懌。媪惴惴將遁去。及讀至此。淚涔涔下。以為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顧媪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選之。拭淚置詩筆袋中。遂詣母所。越二日。生復過媪。媪入請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爾。生還園。啓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一章。詞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情語向閨人。生讀竟。且喜且感。女既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為憾。自是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瘦。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摩肩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則

步履甚捷。常在數武外。不得已揖而號。道人回視曰。何事見止。生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某何所知。先生問道於盲矣。生攬其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福自己求。實精秘神。與世浮沈。子雖窮薄命。然靈根自在。吾當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已。探懷出一小方鏡。授之。背鑄八卦曰。七情之惑。不可排遣。但如其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縱。反是禍已。生受鏡。納錦囊中。視道人已杳。歸而啓之一。如常鏡。弗以為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香草盃。歎之。談辭歌呼。極歡而散。生念之。數子者。上有父母之蔭。下有妻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乃幼年孤露。對影傍皇。悲從中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出鏡。反覆諦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聞有叩門聲。甚急。自起啟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生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兄弟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入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賢不肖。能否成立。堂之東偏立一燒。亡婦侍側。冠帔莊肅。生不識。以問父。父曰。癡兒。此汝生身母也。生憶歲時所懸影象。彷彿相似。即詣前跪抱。姝膝。愈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媪抱兒榻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猶憶殯葬招魂時。兒嬉戲乳媪懷中。手捧神主墮地。旁人感歎有泣者。兒猶啜啜笑不已乎。我雖去兒。然魂魄不舍兒者。經幾何年。兒

今長矣。言至此，哽咽不能語。聞堂後雞鳴聲，父料理楹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復達行兒，知立品守身，勿為世人訾笑。則幸甚。生攬父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醒。顧視一燈熒然，風葉打窗，淚溼枕上。如水淒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鏡輒夢，輒清析如平時。他日或傳翮鴻病，輒轉思念，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以試翮鴻？如前置鏡，臥終夜輾轉，寂無所遇。晨醒，愠曰：道人誑我。前者特鴻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翮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即，欲趨向前，而翮鴻又在後，迫而即之，大聲發於戶外，第見白額虎跳躑而來，勢將撲生。大驚呼救，奚童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息不知何非已，而恍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餉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為夢，而以夢為醒乎？於是益悟眼耳鼻舌身意，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情亦漸漸灰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江甯告警，揚州紳富皆遷，顧母既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曩時媒妁，議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問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藉葭莩之誼，庇陰寒門，或者攜挈達邇，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

早日言之甚易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媾者。無已且試圖之。明日生與傭媪遇於途，得悉此言，即託為媒媪曰：「媒非我所宜言，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媪為主母所信任，若往謀之，其諧乎？」生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說矣。翮鴻言於母曰：「母以亂禍方劇，趣議婚事，為避兵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督也。」復命錢媪致意於生，生擇期納聘，釵釧衣飾之外，別奉三百金，而先以猶子禮見，得便宜議事。遂於二月十日安葬，翮翁畢。後三日遷，顧母子於下河，方是時，翮鴻已知問名之人，即前投函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懊恨累日。既而曰：「吾自有兩全計。」生既從，顧至下河，而江甯失守，信至旋陷揚州，遂辭顧母為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軍門，大致謂金陵既為巢窟，勢難擇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眾，斷不能聚而殲，旗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必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楮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扼河為守，斯為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胸腹之憂已。軍門以為然。先是有張繼庚者，江甯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為內應，謀洩被害，事載金壺遊墨中。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生故相識，以八口保之，及事

不成歎曰。夫未厭亂十年之劫。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酌酒而哭之。遂歸下河。議婚期。鸛鴻誓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為內外間。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朝見合卷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生大驚。訝。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先人。寔既完。封樹斯固。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均感。顧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會通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已知有其事。因而成之。以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歲身名。永為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中饋。澣濯縫紉。惟妾主之。分棧滌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弟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閣。葆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苟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鑒而許之。世俗恒情。每言宗祀為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身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襄者初讀大著。識為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駕古人。若不以倡隨為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間。則是妾以豪傑期君。而君乃自蹈於庸俗者之所為。甚非妾所望也。生覽未竟。笑曰。世間甯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回。

擬緩圖之。而小婢起生安寢。入闔內室門矣。生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於已
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召之也。歡情未洽。轉益傷心。後數日。顧母聞之。勸女者再。決意
不從。每旦晝見生。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落燈明。則面冷如水。凜然不
可犯。生乃盡出平日憶女之作。冀以引動柔情。女繙閱七絕一首云。沈思無計夢無從。萬種
低迴一顧中。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太甚。是相逢必歡會。世固有此
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七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涼天。蠶絲繞箔空成繭。風吹煎膠不
入絃。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恨付啼鵑。人生有意無言處。贏得琴心度少年。昨宵前夕此
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戶曉風防落葉。虛窗清影度秋羅。袖中死轉丁香結。枕上淒涼子
夜歌。睡起登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等閒何敢證相思。欲通軟語心
先忖。怕觸微嗔性未知。涼雨簾櫳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迴嬌態千將息。消受低頭不
語時。水珮雲裳弱不勝。風情盡思欲飛騰。微波曾照鶯鶯顧。曲徑深防睡鶴憎。春冷壺尊花
外觴。夜間樓閣雨中燈。分明窗下聞輕語。碧漢紅牆定幾層。女止不閱曰。皆可焚也。觀之無
可觀。詰之不勝詰。自唐人李義山韓冬。即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回。袁香亭輩。放言於後。
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無窮之困苦哉。先是生在軍營。同事有常

州君者。跛一足。性陰險。人皆惡之。生刺以詩云。脛如宣聖當時叩。脚未觀音宿世脩。天上有仙為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君作而彼知之。更足以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之疲癯殘疾。體相不具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生自是不作游戲刻薄語。女嘗從容詢生家世。及前室性情。生曰。婉而靜。顧以外家貧。屢受譏訕。生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便大書窮字。懸於額間。其謂我何。語未畢。有生同學友過訪。生出。女隨至屏後。窺之。適以舊事相辯駁。友不服。生盛氣凌之。其人忿而去。日晡小雨。生語女曰。頃無事。圍棋可乎。翮鴻每與生賭。故為拙行。局終。輒負二三子。至是設局布子。生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女又斷其道。以窘之。左右求活不得。生急曰。逼人何太甚耶。女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襄逼某友之甚也。生悟而笑。局甫終。而鄰家話聲大起。蓋奴故夫刻。陰唆是非。而陽為好人。姊婿貧。常客於外。則使子姪以非禮欺凌之。姊既屢受侮。積不能耐。以大義相責備。奴聞愈恚。遂唆撥箕帚細故。頗致勃谿。翮鴻遣婢以母命請其姊。而自往見奴曰。人人皆言奴狠而姊善。以吾視之。姊誠善矣。而奴固未為狠也。天下甯有狠人。讓人以良懦之名。而自居險毒之實者。又甯有真狠人。授人以有理之柄者。奴乃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惟姊知我。我何能狠。翮鴻曰。吾為奴計。不如因而善之。我善

而彼亦善也是為兩善處家能兩善抑復何求若我善而彼不善則罪有所歸矣婢大笑曰
姊真能言我聽之如飲甘露如痼疾得良藥自今以往以手折着曰所不悉遵姊言者有如
此翩鴻拜曰果爾似見翩鴻拜急止之曰我當拜姊奈何姊拜我翩鴻曰果爾則我等鄰人
耳朵中清靜多矣如之何不拜乃歸語姊曰不喫虧不足為好人藏園曲子有云君不見走
正派的人兒喫盡虧自古國家大事且如此何況平民且彼長技亦祇口舌難堪耳豈能如
市井無賴以一指傷人哉今日飯吾家飯後歸未晚也涕泣而去生嘗以讀書嗜酒得咯血
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進參湯中有薄肉數片生問何物女曰羊
脯耳自是血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戒酒勸生他日復飲友人所夜半醉歸留女同榻不
可生愠曰是絕物也吾將強焉奈何翩鴻曰有是哉吾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因各有
所好也且吾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若竟出於強暴者之所行妾何賴焉無已
君且安眠妾以夜至何如生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果復出出即滅燈和衣臥牀側生素知女
性剛極意款洽天未明即去明日見女坦適如常疑而詰之女笑曰吾有替人何須窮究乃
知夜至者婢也生前以詩詞見規於翩鴻間有感閨情填詞數闋藏之篋中女乘生出搜閱
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比箇人忠態還更輕倩立也亭亭行也珊珊無言俏倚深

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壓鬢花枝。低顛任生綃。周昉描來無此丰神。淡遠猶記納涼庭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颭。濃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闌干尋徧。分明轉眼。簾波碎。換不轉真真半面。更晚來。落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八聲詞。點絳脣。絨聲云。繡閣春濃。雛鶯調古。花梢地。石華游戲淺。碧深紅意。弱線頻添。暗倩雙鬟記。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

郎。細減字木。蘭花步屐聲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韻。側耳來過。最是樓居夜靜時。

相裙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押翦聲云。蘭閣暇啣花。燕股輕輕。研研。思量寬窄。那人前夜。釧金微動。還停罷。裁紅熨綠。花枝亞。花枝亞。

闌干敲徧。分明窗下。相見欲卜。錢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人佯說。問陰晴。

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却有一團旋轉。未分明。又點絳脣。閨情云。生小幽閨。等閒誰見。龐兒半。鸞絃乍按。指下何曾慣。玉鏡為台。羞畫眉峰淡。爐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淘沙。

春思云。人立畫欄東。夢裡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晌朦朧。蹤跡等閒。

蓬芳訊。匆匆一灣流水。奔新紅。舊日春華。何處是殘照。淒風。女闌至半。歎曰。語雖常致。情亦

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畫裁詩。不異同心益友。倡隨之雅。聞者艷之。而樂不及

淫。夜歸內室如故。又數日晨起。聞門外嘯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第聞鄰婦言曰。

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觀人。我父理問叔員外。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門口舌。汝家姑甯聾啞者。乃縱容婢子欺人耶。翮鴻即詣庭前。召婢人罵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夫人娘子軍哉。我日日閉門度日。猶慮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歲上動土。誰聾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翮鴻為鄉里所稱。默不發一語。顧母居間勸解。搗女入房。生迎謂曰。謹序者亦復為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扃其門。自詣媪榻卧。而使婢侍生。生既屢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狎昵事反目。然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祝之。及夜。蘭澤心體。假之有人。故帷燭之。果見翮鴻。並枕卧。生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人。遂前擁之。女不言。亦不拒。移時忽不見。祇見一無梗蓮花。微雲護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翮鴻何往。視內室門。固未啟。第聞女醒喚婢聲。乃悟。明日翮鴻出。羞澀之態。異於常時。生私詢之。女慍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怪。而狡獪若此。我必搜鏡焚之。故篋傾奩。不得鏡。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甲寅春。生將北行。而顧母忽病。日益沈篤。翮鴻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

左手割右臂。手顫力窮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割以刳左。而鈍拙若是。又見女奮齧其肉。齒而斷之。血滿衿袖間。生為淚落。而不敢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痿。閱十數日。復病。竟卒。女嬌啼悲泣。追不欲生。謂自喪父而後。依母為命。今母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憔悴。又二十日。亦病不起。涕泣執生手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妾死從母。無所憾。惟屢梗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蓋于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迷女。左手刳臂狀。以為慘痛。婢曰。吾憶之矣。官人乃不知耶。生茫然詰其故。婢曰。曩官人病。娘子刳肉以進。實為左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悼。至是始知湯中數片肉。實翮鴻玉體所煎也。生既葬。女北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詣琴園弔之。則竹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清池茂草之間。畫閣雕廊。俱如蜃氣樓台。化為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荆棘中矣。追憶舊遊。淚泉墮。淚跨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敘寒暄。向生索鏡。生曰。亡之矣。道人曰。吾固戒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已收之矣。君非祿籍中人。寶精秘神。幸誌吾言。歷此小滄桑。亦足省悟。勿貽他日悔也。生問無梗蓮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人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梗蒂者。顧靈台清潔。不染六塵。仙

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梗而連耳。生味其語為之。憮然而道人飄然沒矣。

心影下原名金壺淚墨

鉢池山農著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壬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鈐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繞歌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台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個明月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游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箇明月蓋文闈見月隨筆所成碧悔讀之凄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華銷英歇賸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詞添舊恨旅鴈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闌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

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哀愛女若已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即工。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為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誑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為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為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寶。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縲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縲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衾席蒙裹女。偽為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贖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寶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脫身渡江。縋城而入。而秦氏已遣探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親為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偏訪於句容溧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幕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既抵蘇州。袁與碧梅皆大病。久而後安。屢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閭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袁哭曰。即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汚。

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急取創藥傅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清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資各告匱。暫以紡織為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顛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哀聞生至亦喜。顧養時未嘗相見。問鴛鴦印猶存否。生即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哀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笥中。當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哀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躡玉堂。為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蠖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過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哀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哀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為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為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卧。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富衣。又勉力探取牀頭。自指其髮。哀皆會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題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為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為綢繡。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示曲終奏雅之意。惜雨寅清

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卽事四語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焚香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鐘鼓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裡墨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十尋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結恨根。重過碧憐寫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如故綠窗非。有生便合情為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密攜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鴨爐香燼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是僵蠶脚是爾。託憑絲絮裹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雲一生如梅。蒂於霜。苞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閉寂。百卉韜藏之會。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適至。非天阨之。實有似乎阨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凋零矣。桃李當春。閒嘲冷調。宜哉。宜哉。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具慶。祖母戴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田百畝。梳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己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釣。以為樂。出有定星。歸有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晏矣。得毋饑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得毋寒

乎。生好為人居間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牽累受欺者。蓋千百之人。猶作襁褓看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翁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曰。若祖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螻螂蜘蛛。猶藏諸衣袖中耶。手招諸孫曰。來來。為我羞。汝父於是滿堂闐笑。以助祖母歡忻。歡語間。忽聞隱隱號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為至。故嬰兒初生而哭。萬物將死而悲。視息人間。情態萬變。耳目所寓。靡不凄然。昔金聖歎與王斲山賭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予嘗與瑤雪遊。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轡。即錄於左。不知孰為瑤雪語。孰為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一生性不能情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色聞聲。皆成苦趣。豈不哀哉。一檐前蛛網。自在分明。蠅蚊昧昧投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一閨中刺繡。迫欲完成。窗影一昏。白日已下。豈不哀哉。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門虎視。豈不哀哉。一焚香吸烟。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一觀魚鼎。豈

不哀哉 一看螻蟻。豈不哀哉 一盛夏締絡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鼓轅門。衣冠整肅。豈

不哀哉 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豈不哀哉 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逡巡

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 一殘花依樹。繫屬甚微。飄風忽來。奄

然而墮。豈不哀哉 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忍受。豈不哀哉 一別

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雨寂燈孤。豈不哀哉 一腥羶所在。群螻叢之。百沸之

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 一羊豕初生。即墮殺劫。且不即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

飽食自得。豈不哀哉 一東皇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思。嚶嚶唧唧。豈不哀哉 一庭前大

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 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 一煮蠲聽釜中

郭索聲。豈不哀哉 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 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 一

滿面花團錦。豈不哀哉 一春棄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 一登山陟嶺。印壑當前。更

上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 一旅館風月清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 一刑官受賂。堂

下呼寤。夜靜風淒。敲扑如故。豈不哀哉 一狐兔蹲踞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 一胞

胎中物。襁褓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 一狐穴城社以居。狐族愈盛。穴城愈空。

城久而傾。壓狐同死。豈不哀哉 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 後一紈袴子見之曰。

那得許多苦境。則應之曰。卿自不知。

余君石生。名岱巖。關中奇士也。足跡幾徧天下。往客淮揚。為予搜羅閩秀詩甚夥。喜說夢。每言精誠所感。夢境可憑。且有夢中夢者。友人某娶婦數載。伉儷甚篤。舊有玉杯。為老姬所破。意殊怫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物。天下原多可怒人。某為改愠為笑。而轉念惡其不祥。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撇而行。一夕泊舟江干。風激水湧。恍惚間行至一山。山下微有亭台。雪花飛舞。遇一女冠子。雲裝練帔。說偈而來。語多荒渺。不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脚下非地。失足即空。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思。今日一愛。今日一仇。明日一債。末云。焚思澆念。割欲埋情。回頭合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欲前叩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詫曰。夢耳。醒而前行。峰迴路轉。忽見瓊樓玉宇。滿塢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綽約。艤舟而歌曰。年年飄泊作生涯。屋是疏篷壁是花。打得魚兒采蓮子。不知何處是儂家。淒音促節。雙淚盈盈。某欲乘興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蕩槳而去。某悵惘獨立。茫然無所歸。忽聞風雨颯沓聲。千軍萬馬奔馳聲。則榜人喧呼。潮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詫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辭。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曰。果即喪婦之後一日也。閩秀詩評載前詩為周氏

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蕩子。私游狹斜。將赴鄉闈之月。母聞而訓之。辭語淒懇。繼之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數年。母卒。服闋。復過鄉闈。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生與王文錦名。紅緞金書。鼓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湧。原名文錦。改名以應之。家故貧。親友以其有北也。貨助而往。生赴金陵試。舉。友人某招遊秦淮。既至而雨。設飲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驚寤。則身臥妓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阜邑人。果膺鄉薦。聯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闕棄之。評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即秦淮醉臥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尚多容納。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叩諸乩壇。乩上大書云。扶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

王子冬暮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丹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夾。暴背冬臙。短杖朝攜。一瓢暮挂。愧恨絕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繫鐵六州。鑄成大錯。

今將壯歲感寒餓餬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適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因利無登壘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處羞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怒其不安。形影憤而相慰。昨日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犬吮血以相爭。鳥啄睛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究竊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新遇大。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成。橫空鼓起。雖起扁鵲於九泉。亦嗟束手。策長鯨於東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不言。况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愁互攻。初疑若水。續起如縷。沈憂日積。遠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繡書靜夜。羽燭寒窗。斲鞫僮僕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聞無人來。陰風覆衣。疑有鬼至。聞河歲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呼傷已。叔丹得書。益為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園宗子悼亡作也。宗當閨中絕命之日。正秦淮買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浮江而下。泊舟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慚俯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既歸。述其狀。知為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謂此事也。會稽自題云。從古靡無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玉窈窕女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清夢託瑤琴。我亦華年百病侵。死為故人求玉杵。世

間癡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痺。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而責之。婦即時鬱暈而仆。口角流沫。昏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為憾。予聞其說。振觸舊事。為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為清琴理舊絃。金盆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蓮脩初歸。攜書盈笥。為猶不恒。故乙卯丙辰間。予以夜讀得咯血疾。蓮為啟笥出書。則皆道家言。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不下十數種。中以性命圭旨為最善。予笑曰。藏此何為。將學仙乎。曰。仙則何能。然以卻病有餘矣。予受而閱之。書分九節。首洗心。次安神。次伏氣。再後則工夫益上。非所易幾矣。予就前三節。息心調攝。覺前此紛擾悠悠。不獨心無主。先苦無心。至是百體五官。居然從令。益以精氣神為寶。而以靜心節欲養之。又三月而神明大充。咯血疾不藥而愈。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曰賭博。曰狹斜。然皆多金者為之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為。且人亦屏之而不與為矣。獨烟癮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警之。婦某亦以死

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烟三錢許。灌救始甦。顧以二人故。為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遊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顧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顧以鴉片進。不食。顧悔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悔。恨懼人譏。請且恐。自負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捶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日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顧曰。可以戒矣。遂卒。顧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

王嫗。青林人。年五十餘。傭工蓮室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雲間。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蓮自結束袖利刃。聞宅外奔走聲。遽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鬧漕。專與縣官為難。今已劫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蓮哭。牽之挽之。至是不待詞畢。急與小婢救蓮起。幸先後頃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誓於今夜復讎。不留雞犬。今已鳴金齊人矣。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雞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盍請主母偕行。嫗以告。蓮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甯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為我所累。嫗曰。主母尚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

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媼決計不出。特城中啼哭聲。連載。漢司聲。大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聞其事。曰。媼可敬也。從子女之言。竟舍主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誣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金。獎義也。誌喜也。予猶以為薄也。逆郵之終其身云。

張媼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為生。而家與仙姑祠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批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夫。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現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驚癆。未幾夫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糊口。乞緩數年。神許之。會有士人眷屬。避兵淮上者。催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竄下。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恐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薦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英爽。不信鬼神。怒曰。許我南行。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寶應泰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婢媼。及張之母女。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先為張媼留行。次述士妻家事。皆他人所

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因果。神曰：卿為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爽直。前世為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愧而死。今此冤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慮後思前。遂病疑懼。一日晨起。倉皇戰栗。一如神降。張媪狀語音頓異。趣焚紙錢。甚迫。曰：仙姑來矣。遂以夫妻為宿世小姑後身。求解冤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饑不食。若明若昧者。一月有餘。竟卒。士人痛其死不遠千里。復就張媪。蚩蚩問之。而神不靈矣。鍾池生曰：予聞此事。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為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為象。因心造。其始也。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冤冤相報。即以將錯就錯者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辛未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闕。推虹私與人言。謂言為心聲。凄感太過。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喪偶之戚。談者以為詞讖。予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情。存者心緒。語語印合。在按譜倚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詞云：萬卉都銷歇。奈何人。淒淒冷冷。清消時節。記得輪躑。蕙蕙道魂。夢飛懸。京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悔煞拈花成一笑。墮紅塵。永厯昆明劫。唬盡了。子規血。年來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么絃。彈羽調。苦訴中懷。淒切。有誰聽。悲歌激烈。從此空山。掛石老。徧人間。不見。瑤臺月。真錯鑄。六州鐵。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甯。以對廳西間為臥室。鰥魚不瞑徹夜呻吟。木落烏啼。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駒追不返。急逝景。白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辭。徹天之音。天高無耳。人死有心。及辛未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西室。霜寒月冷。遙遙相對。而回憶適及廿年。人壽幾何。誰能遣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齋。碧桃盛發。感賦浪淘沙一闕云。殘照暗窗紗。蛛網橫斜。年年春酒泛流霞。寂寞蘆花人去也。想煞桃花。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魂零夢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儂家。壬申三月。記於雲間舟次。

前悼亡詞。壬子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生死匆匆。闕為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城。急景如馳。殆將卒歲。始得為詩以弔之云。命短途長兩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停橈日。竟是閨中屬纊時。歸路安排猶絮語。出門寬慰盡虛詞。死生貧賤渾閒事。雪涕臨風一面遙。得無兒女猶為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立迢遙夜。風雨晴眠寂寞晨。遺桂分明書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年衰運阻。百念皆灰。更非筆墨所能達。僅陸續述事數首。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泛於萍。不是同根性不親。療病藥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痕新。芟民已備鰥孤獨。薄宦何堪老病貧。廿載空空真一夢。人間誰識去來因。春花秋月共江湖。線帖錢箱瑣碎俱。兵燹幾回同患難。未鹽無事肯糊塗。藏

全能備荒年。數典真如記事。珠看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鶴翼半成枯。飛來詎病忽。如癡不解。寃纏苦費思。百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誰詠。竟何辭。親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眉甘死。讓東施。傳聞遺語。特淒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撇人中路。太無情。問關求友。生平願。科第論文。世俗名。為爾沈疴。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七月送柩歸葬云。一從杖老別清姿。早暮霜華染鬢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笑情癡。密書名字魂低喚。來日關河路不知。送雨泉台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吳中祝氏女。委質端嚴。性好潔。每言三日不完。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掃。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鑑。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笄歸於梁生。婉婉相得。春晨助讀。秋晚聯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矢漬衾褥。女手滌之。污及腕臂。而不以為嫌。其篤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黨竊竊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病即昏。昏暴卒。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屍忽轉動。守者皆驚。避其膽壯者就問之。婦乃拍牀哭曰。吾初以為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尚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而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情間。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

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真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烈節。精誠寬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存。予哀愍之。而一輪忽降。昏慘如初。嗚呼。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年。永無見期。摧之父母兒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來。湯呼之已歿。